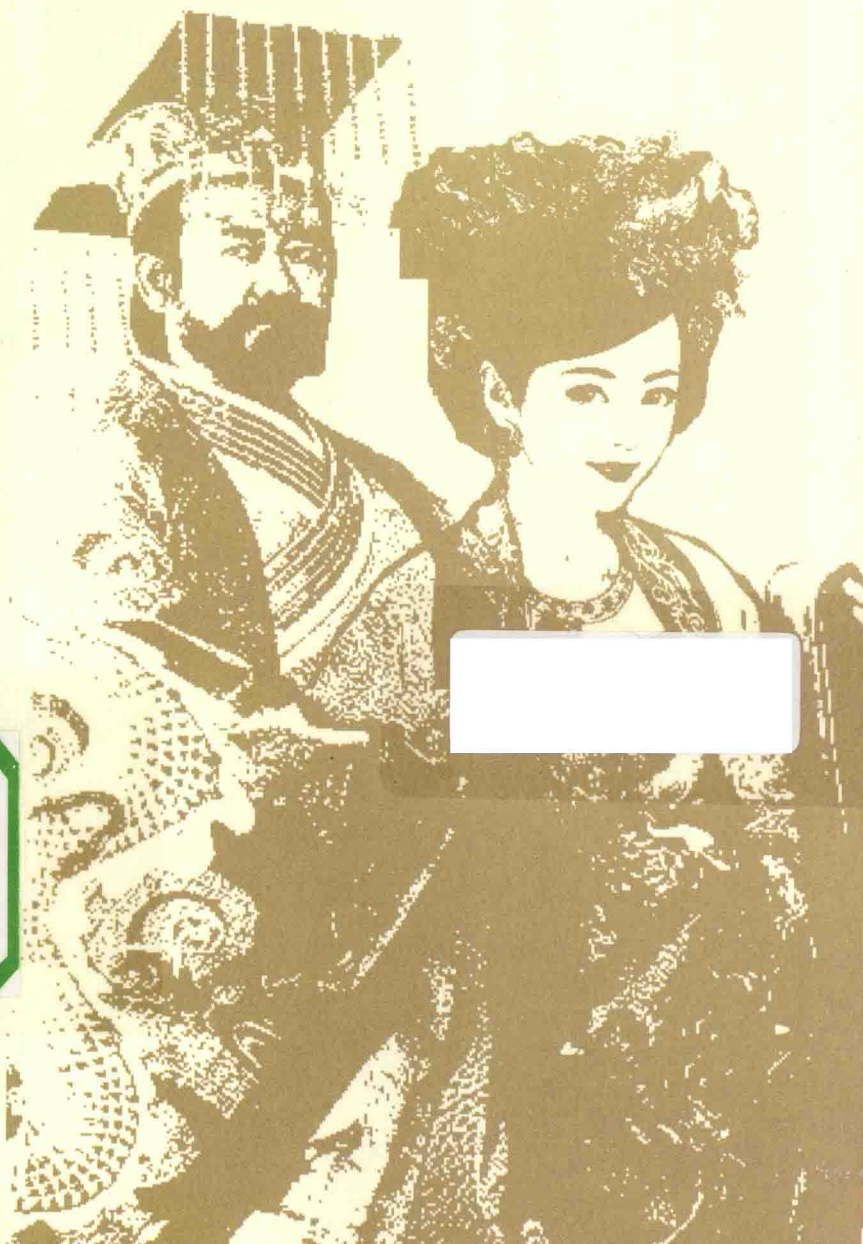


张丽华与陈后主

王凤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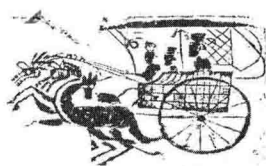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陈亡隋兴录



陈亡隋兴录

王凤翔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亡隋兴录：张丽华与陈后主/王凤翔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8

ISBN 978 - 7 - 202 - 06997 - 4

I. ①陈…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613 号

书 名：陈亡隋兴录

著 者：王凤翔

责任编辑：李世琦

美术编辑：吴书平

责任校对：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19 000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8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6997 - 4/I · 909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太子妃劝夫重孝义	
张丽华乘隙受专宠	(5)
第二章 柳皇后携子听遗训	
陈宣帝临终颁遗诏	(21)
第三章 恃皇亲辄诬奏其罪	
尚知罪却不绳以法	(38)
第四章 恶遭损迁任赴京师	
同合污共讪毁朝贤	(54)
第五章 施巧计上奏露才华	
图享乐饮酒种祸根	(70)
第六章 破弹劾叔宝方得救	
再弹劾江总遭贬免	(86)
第七章 妻贤惠大度容夫过	
夫执教谨慎遭人诽	(104)
第八章 顾大体丽华肯包容	
为社稷宣帝收成命	(121)
第九章 张朔自强拒绝进宫	
宣帝患病最后临朝	(138)
第十章 宣福殿祭丧生内乱	
柏梁殿发诏除逆贼	(154)
第十一章 数百马步趋攻东府	
叔陵无情逼死妃妾	(170)
第十二章 叔陵父子流尸长江	
高颍伐陈临丧退兵	(187)

第十三章	初登大宝滋生骄气 丧服未脱赋诗豪饮	(204)
第十四章	网罗亲属晋封嫡系 挥霍无度大兴土木	(222)
第十五章	膝上贵妃才辩强记 贤臣傅縡直谏遭杀	(238)
第十六章	意图陈高颎出大计 居高阁后主害无辜	(255)
第十七章	吴兴王陈胤通大义 皇太子陈深有志操	(273)
第十八章	送敕书面君被拒绝 为国事谏父遭毒打	(290)
第十九章	隋军大举南征伐陈 后主御敌请教贵妃	(306)
第二十章	狼尾滩丧失军情紧 太极殿议防未能决	(321)
第二十一章	杨元帅集思破铁索 吕仲肃孤军失延州	(337)
第二十二章	张贵妃忘拆告急封 陈后主临阵易将帅	(355)
第二十三章	后主拒谏冒险决战 卿将寒心防线崩溃	(370)
第二十四章	大度容人宽谅偷情 众叛亲离气数已尽	(385)
第二十五章	陈叔宝避敌藏深井 张丽华芳龄丧青溪	(400)
第二十六章	隋灭南陈统一华夏 江山多娇旧地难回	(416)
专家评论：	成由勤俭败由奢 李世琦	(431)
跋：	以史为鉴知兴替 王凤翔	(434)

楔 子

一条漫长的银蛇般的长江，迎着光芒耀眼的朝阳，由上游倾泻下来，洒洒脱脱地迤逦向东，越过险奇的峰峦叠嶂，穿过九曲千年古道河床，朝向浩瀚的大海奔去。

这流淌不尽的江水，载着悄然渗入的天穹，拖着无比沉重的历史车轮，从深不可测的江底到波光粼粼的江面，洗刷了历朝历代的耻辱和污垢。这波涛奔涌的江水，酷似多少代人的白色眼泪，抑或滚动着人们的喜悦和欢欣，同时，正以无法入侵的领地，席卷着裸露的世俗，捕捉到亘古的启迪，传递着虚幻莫测的蓬莱独白。

谁还能记得，这奔腾不息的长江，映下了千千万万个白昼，也就映下了千千万万个黑夜。北斗七星凌夜空，七星北斗映江中。静静寂寂，大江茫茫。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各朝各代每每做假的历史，白天不敢叙说衷言，夜晚可对眨着千万双眼睛的银河倾吐悲情。刀光剑影，骏骑战车。它们伴随着历史的变迁，从古至今从未中断过。摇曳的江上灯火照彻战舰轮回之路，深邃的夜空留下许多说不清的是是非非之事，曾几何时，那些赫赫威名的历史人物就好似流沙一般统统消失在江水里，就如同这幽静的夜晚销声匿迹，但只可闻到永不停奔的江水涛声。

长江滔滔不绝，历史永无完结。岁月的江水一直向前延伸，无望或有望的拼搏，无声或有声的厮杀，使得长江两岸尸横遍野，长江水面血染红流。

这一年，恰值南朝陈项宣帝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

初春的一天，江面寂寥，冷冷清清。只见一艘十多米长的木质货船，载着一捆捆竹席，由京口江面逆水向西而上。船上坐着一老一少，

他们是父子俩，儿子双手摇橹，用力划行，父亲在船尾处掌舵驱航。

他们原本是兵家出身。父亲名叫张朔，今年刚过五旬；儿子名叫张锐，年仅十六岁。但他们父子没有当过兵。而祖父年轻时，曾在南朝梁武帝执政期间服役，到公元548年，参加王僧辩、陈霸先领导的平定侯景叛乱，不幸战场牺牲。于是，造成家庭生活极度贫困。万般无奈，全家以织席为生，苦度时光。如今，父子俩将编织的竹席，以船载到建康售卖。

逆水行舟，需要驾舟人拼出全身的力气。张锐已是满头大汗，可两手仍在不停地摇动橹柄。掌舵的张朔虽说的不像儿子那样拼力，但他的额头也沁出了一颗颗微细的汗珠。流线型的船头，劈风斩浪，飞溅的浪花卷入船身两侧，形成缕缕白色波纹，顺着船尾绵延下去，继而发出船击江浪声……

然而，张朔的心田不时地涌现出甜蜜的涟漪。他不仅考虑去建康卖席赚钱的乐事，而且思念在建康业已荣华富贵的女儿……

女儿名叫张丽华，于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569年）被应召入宫，时年仅十岁，充当太子宫龚良娣的使女。这时候，刚被册立为太子的陈叔宝，去到龚氏房间找龚良娣欢娱，突然发现使女张丽华长得很漂亮，对他产生了难于言表的好感，只是因为丽华年龄尚幼，没敢纳娶她为妾，而是又等了三年，才将她纳为太子妻妾。

丽华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生活待遇令她不敢相信，由一个宫中丫鬟陡然变成一位太子爱妾，就像从平地踏上祥云飞向天堂，绝非一般侯爵夫人所能比拟得了……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古往今来的常理。但是，作为太子的岳父、太子爱妾张丽华的父张朔，却拒绝了陈朝王宫给他的封侯晋爵、食俸千石的所有待遇，并且从不享用女儿的俸银，而宁可与自己的儿子张锐一起织席为生，当然，至于陈朝王宫他和儿子从未去过。

如今，张丽华已经二十三岁了，恰值风华正茂、光彩照人之际。她的政治地位能否还有新的变化，头上桂冠是否也有新的更换，已不是她的父亲张朔所企盼的了。张朔思念女儿纯属骨肉之情，尤其是老伴儿业已去世，他心里就更加想念那位久居深宫的女儿了。

江面无限开阔，涛声不绝于耳。

掌舵的张朔，两眼始终注视着前方。蜿蜒的江水掠过建康码头，不断掀起巨大的波涛，江上激流湍急，迎面残酷袭来，逆水的舟头不时地被江浪击得东摇西晃。张朔朝着儿子大声喊道：

“张锐！……要加小心！……两手用力摇啊！……”

“知道啦！……”张锐听到背后父亲的喊声，马上回答，两手攥紧了橹柄，使劲地摇撑，江水有节奏地发出“哗啦啦、哗啦啦”的响声。

过了一会儿，江浪渐渐缓和下来，但江上的冷风凄凄，寒意逼人。

忽然，摇橹的张锐喊道：

“父亲！你看前面！……”

张朔听到儿子的喊声后，立即将目光抛向前方——

啊！阳光映射的闪烁银光的江面上，骤然飘来一艘官船。当船行至江心时，只见一位吏部官长，在指挥一班狱卒模样的人，将一件件东西扔进江心后，便调转船头顺来路返回去了。

他们父子俩看得清清楚楚，官家兵卒先后抛入水中四件东西，其中两圆、两长。但是，不知何物。两件圆形东西入水后径直沉入江底，而另外两件长条形物质在江面上浮沉良久……

父子俩怀着好奇心，把飘浮的两件东西打捞上来。这是两条白布口袋，里面散发着血腥味道儿。他俩解开布袋口绳，仔细一看里面，啊？！原来是被砍去人头的两具尸体！……不用细问，沉入江里的那两件东西，一定是两颗人头……如此捕捞，岂不是祸哉？！……父子俩不禁感到一阵胆战心惊，赶紧系上口绳，急急忙忙地将两具尸体甩入江中！……

胆小怕事的张朔，并不关心死者如何，因为这与 he 无关。不过，他分析认为，这流血事件大有可能发生在陈朝的宫廷里，否则，吏部官员是不会乘上官船处理死尸的。他面对建康，祈祷苍天，保佑女儿丽华、女婿叔宝平安无事！

张朔嘱咐儿子，到了建康售卖竹席时，千万不要说什么，更不能提到打捞死尸的事情，但要注意探听宫内消息。张锐点头记下。

建康到了。

他们将船靠向码头……

一群涉水扑鱼的白鹭鸟，“扑棱棱、扑棱棱”地抖动起翅膀，争先

恐后地飞向长江上空。

接着，便是一群黑色乌鸦掠过头顶，发出“呱呱、呱呱”的凄惨叫声……

第一章 太子妃劝夫重孝义 张丽华乘隙受专宠

太建十四年初春，位于长江南岸的陈朝京师建康，虽然时属冬尽春归，但是乍暖还寒。天空蠕动着灰褐色云层，时明时暗，即使云薄雾散，也射露不出一丝阳光，偶尔从钟山方向飘来纷纷细雨，由秦淮河上刮来阵阵冷风，使得这座古城更增添了几分幽寒、凄冷、静寂。

建康的台城内，设有陈朝的宫殿楼阁群，美丽的御花园就建在台城的东北隅，这里距离江岸较近。到了夜晚，夜深人静，当夜风不断吹拂的时候，不仅可以听到钟山寺庙内九级浮屠悬挂的几千枚金铃的铃铎之声，而且还可以闻到由西向东奔泻不宁的长江之涛声。

这天夜晚，浮云早已散去，黛褐色的天空缀满了星斗，一钩如镰的弯月挂上了西天，空旷的苍穹仍然飘洒着潮湿，但呈现出春雨过后的清新。

只见二十多名太监和六十多名宫女，他们人手一盏灯笼，像一条绵延的火龙朝御花园迤迤而来。

队伍当中，人们簇拥着一男三女等四位主人。那位潇洒英俊的男青年是太子陈叔宝，今年近三十岁，而另外三名漂亮丽人都是太子妻妾，孔氏、龚良娣的年岁与太子相仿，而张丽华刚满二十三春，她是最受太

子宠爱的妃妾。

这条火龙般的队伍，走过漫长的曲径石板小路，还有一块块泛着青绿、顶着露珠的草坪，掠过白天才能看得清的一个个六角亭榭，穿过飞架人造湖太安池上的廊亭带桥，往北便是一片片花圃，只是因为天寒尚未盛开，不过这里已有大丽花、郁金香、石竹花、龙头花等早春开放的花卉，一股股馨香扑入人的鼻孔。具有红、紫、黄、白等混合颜色的蝴蝶花，不等严寒的霜冻消失就悄然开放，哪怕是夜晚它也照常绽开花的笑脸。尤其夜来香，每株一米高的嫩茎上，开放出十多朵白玉般漏斗状花，在光线暗淡条件下及漆黑的夜晚照样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走在队列最前面的太子宫大太监祝顽，知道太子今晚来御花园的动机，并非观赏园中夜景，更不是赏识夜晚花卉，而是为了聆听钟山佛寺的铃铎声和滚滚不息的江涛声，特别是他那喜爱作诗的雅兴，想在此得以发挥，所以应该把驻足地点选择在比较高的金陵山上。金陵山是一座天然的小山，靠近御花园北端。祝顽手提灯笼，一直默默地朝北走着。

众人跟着祝顽不停步地行走，穿过花圃园地之后，终于来到金陵山脚下。祝顽嘱咐太监和宫女们，注意保护太子和太子妻妾们的安全。尔后又带领大家开始步上石阶，一步一步地登上山坡。

陈叔宝、张丽华、龚良娣、孔氏在宫女们的搀扶下，很快攀登到这座不太高的山头。祝顽给主子们找到一个建筑不久的山榭，榭内设有案几、座椅，于是命小太监、宫女们清扫了一下，并放好坐垫。主子们这才进入山榭，陆续入座。

夜风徐徐，半凉半寒。

突然，太子陈叔宝大声喊道：

“听啊，你们注意听啊！……这是多么美的声音！……”

众人一听太子的喊声，立即屏着呼吸，注意倾听夜空中传来的稀奇响声——

啊！钟山方向果然荡起九级浮屠悬挂的千万只金铃的铃铎声，这声音胜似古时的编钟音乐，美妙动听，沁人心脾；滚滚长江不时地掀起奔涌向前的江涛声，这声音好像威武雄壮的史诗般的乐章，激人奋进，斗志昂扬！……

静谧的夜晚，幽深的园景，起伏的山峦，加之临靠的悠悠长江，且

又有悠扬的铃铎之声和激昂的江涛之声，使人如临仙境，感慨万千。太子陈叔宝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禁诗兴大发，即席咏叹，道：

君携佳丽出宫城，
披星夜游遇东风，
金陵卧石赏美景，
偏闻阵阵铃铎声。

乾坤泰合音乐颂，
胜似昔日古编钟，
出神入化临仙境，
独怜凡间相思情！

众人听罢连声赞叹：“好！好！太好啦！”就连榭外窗前的侍人们也齐声赞誉。

紧靠坐在叔宝身边的张丽华，听了丈夫咏诗后，心里感到格外甜蜜，这是专门为她咏叹的一首爱情诗，她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感激之情。如果对丈夫直白赞语，那么就有可能伤害在座的孔氏、龚良娣，她们俩必然要忌恨我这个资历较浅的妃妾。十三年前，她十岁时，曾给龚良娣当使女，可谓地地道道的主仆关系，十三岁那年，她就成为叔宝的爱妾。如今，她与龚良娣、孔氏等人平起平坐。由于叔宝的偏宠，龚、孔二人都很谦让她，就连叔宝的正室夫人、太子妃沈婺华也把她推在前面。宠极易疏，这条道理她早就认识到了。因此，她非常谨慎，经常警惕自己。不论是在大众场所，还是宫廷内部，她从来急于表现自己，总是让别人先讲，尔后她才发言。今天夜里，她仍然恪守前规。

“丽华，你谈谈感想吧，殿下咏出这么好的诗句，你得说说心语。”龚良娣还是以原来主人的口吻这样称谓道，不过心里清楚张丽华在陈叔宝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任何女人也无法比拟，因而主动谦让。

“对！张夫人颇具文才，且精通诗词，应该率先评赞。”孔氏虽然是进宫比较早的妃妾，且本身尚具咏诗作赋的才能，但是也知道太子对张丽华的宠娇，所以也不敢自恃为能。

“不不不，还是请二位夫人先讲。”张丽华态度谦恭，极为诚恳，“殿下诗文高深，小女子才疏难辨，二位夫人跟随殿下多年，领悟理解必有独到之处，理应先于小妹倾谈。”

“好吧！我来抛砖引玉。”龚良娣已经领会丈夫咏作此诗的用意，诗中“佳丽”一词虽说是泛指，但主要是指张丽华，本诗要旨是抒发对丽华的爱情确定无疑，可又不能如此指明，于是，从诗的意境上加以评述，遂转向陈叔宝，“殿下诗句清丽，意境幽深，借景抒情，跃然诗外，着力探索出一个情感世界。”

“我赞同龚夫人的评语。”孔氏接着评赞道，“殿下咏诗似江水一般，倾泻流畅，人人爱听，个个爱读，确实脍炙人口。本诗将夜色擦拭得分外清幽，把铃声描绘得极其形象，并触景生情，显示了深沉的思想内质和独特的艺术视觉。”

“哎呀呀！二位夫人过誉褒奖，我这是随口咏吐，哪有那么好啊！”陈叔宝听了龚、孔的赞语，心中自然兴奋满足。

“殿下下的诗赋固然超群，非常人所能咏叹。可二位夫人之评赞，出口不凡，寓意深长，此等才思小妹我望尘莫及。”张丽华听了龚良娣、孔氏的评语后，的确觉得她俩亦有才思，并有独特见解，这是她进宫以来首次发现的。

“丽华，我们都说了，这回该你讲了吧。”龚良娣开始催促张丽华发表诗论，担心她缄口不言，婉转地激将道，“殿下禀赋超人，今晚特意咏出上乘之作，难道你这位才华横溢者竟然不出片语吗？！”

“是啊，我看龚夫人说得对，你更应该有感而发嘛！”孔氏也想听听张丽华对这首诗的感想，因为也意识到陈叔宝是特意为她咏赋的。

“多谢二位夫人抬举！我不能再讲了，您们已经高屋建瓴、全面概括，对殿下之佳诗给予准确而深刻的评述，我岂敢妄言妄语呢？！”张丽华发自内心地推辞道。

陈叔宝一看张丽华不想再谈，也理解了她的心意，马上劝解道：

“好啦！丽华既然不想赘言，你们也就不要勉为其难了！”

“多谢殿下体谅，日后我一定向二位夫人好好学习！”张丽华说着欠起玉体，向陈叔宝施一拜礼。

“下面你们每人都要咏诗一首，谁也不许推托。”陈叔宝面对她们

仁挥手指示道，“至于作诗内容，仍需围绕‘咏铎声’、‘咏涛声’，自己可以任意选择。”

“好吧，那就请二位夫人率先示范，我随后咏之！”张丽华还是将龚、孔推在前边。

龚良娣、孔氏没再推辞，她俩相继咏赋。

龚良娣亦针对铃铎之声咏道：

春夜游憩不见人，
幸好随君共赏春。
铎声滚滚摇青鬓，
编钟戏水荡素心。

“好！好！”众人齐声赞颂。

“龚夫人诗意颇浓，韵律悠扬，闻铎声滚滚而来，摇动青鬓丝发，有拟比编钟戏水，荡涤忧烦清心，此乃令人心醉矣！”叔宝对龚良娣带头咏吟本来就很满意，且诗句佳美动心，就更是称赞不已了。

接着，擅长诗歌的孔氏吟咏道：

钟山寒楼佛影深，
千万铎声飞出门，
暮冬孟春思不禁，
惟祝大陈气象新！

“好！好！”众人又是一阵赞肯。

“孔夫人擅专于诗，当然妙语连珠，尤其末尾一句，不忘祝愿我陈氏江山多娇，可见尔等与我陈叔宝命运相关。”对于孔氏的诗作一贯抱有好感的陈叔宝，感到由衷赏识，但为了不影响龚、张二位夫人情绪，没敢多加褒赞，只是称颂了核心内容。

张丽华自从嫁给陈叔宝以后，咏诗作赋受到很大熏陶。因为丈夫除了沉湎于酒色外，几乎就是以作诗咏叹为生，诗的功力远远超过常人，所以伴随他一起生活必须学会以诗交谈，以诗会友，把诗作的水平提高

到崭新的层次。若不然他就会瞧不起你，甚至让你失宠。她经过几年时间的用功学习，刻苦钻研，写诗的能力大有长进，即席吟咏也能登上大雅之堂了。不过，她注意谦逊好学，善于吸收他人的长处，使自己的功夫越来越深。她的诗意比较健康，格调也比较高，这些要比丈夫强得多。

刚才，她听罢丈夫，龚、孔二位夫人的吟诗后，选择了咏叹的突破口，决定吟咏江涛之声，将情感抒发出去。她欠身站起，倚榭窗口，面对江岸方向，抑扬顿挫咏道：

涛声震耳心潮急，
戎马倥偬如卷席，
昔日先祖鞍鞞睡，
换得南国插彩旗。

君从冬梦寒谷起，
我被南国春色迷。
建康台城有云气，
太史撰书亦称奇！

“妙！妙！实在是妙！”陈叔宝抢先赞颂，赞不绝口。

众人也异口同声地大加赞扬：

“妙！妙！妙极了！”

“哎呀！丽华，你可不是当年的丽华了！”龚良娣今晚还是头一次听到张丽华的吟诗，出乎意料之外，以前的侍女，如今的太子妻妾，居然这么快成长为一名诗人了，不禁赞叹道，“丽华，你诗句出口不凡，气势磅礴，真有压倒群雄之气概！”

“张夫人！你的诗作已有大的飞跃，立意新颖，神似传奇，铿锵有力，给人以很大震动和激励。我这个所谓经常写诗的人，看到你的佳作，真乃望洋兴叹了！”孔氏听了张丽华的吟咏亦无限感慨，赞颂不休。

“岂敢，岂敢，我岂敢当啊！”张丽华急忙摆手，表示谦恭，“殿下！龚夫人、孔夫人！您们太过誉了，我这只是刚刚起步，未入其门，

怎能先得其名呢！比起你们的妙章佳句，简直相差太远了，往后还得靠您们多多赐教呢！”

“丽华，你的诗作已有长足进步，只要坚持下去，孜孜以求，将来必大有作为。”陈叔宝心里更加高兴，龚、孔两人的赞誉也是他的内心衷言。由于张丽华的艳丽姿容和娇柔媚态使他感到喜不胜喜，爱恋不舍，身上又有超凡的诗才，就更令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了，他不由得脱口赞道，“丽华才貌俱佳，此乃女中英豪也！”

“殿下赞誉不实，折杀小女子了！”张丽华不愿意太子当着其他女人的面儿称赞自己，这也是为了保护个人，以防人中伤。时至今日，好不容易受到太子的宠爱，可千万要小心谨慎哪！

孔氏、龚良娣已听出太子对张丽华的特殊评赞，把诗和人连在了一起歌颂，这不是一般的好感和赞扬，而是一种极宠和偏娇。照此发展下去，将来有朝一日太子登上龙基，张丽华十有八九就要一统后宫、居三千粉黛之上了……她俩互相传递一下眼神，已是心领神会，没再说什么。

这时，侍立于山榭门外的祝顽急步走了进来，向陈叔宝躬身禀道：

“启殿下，凤凰阁的韩公公求见！”

“哦！深更半夜，他来御花园干什么？”陈叔宝随口问道。

祝顽没作回答，只是等待太子批准。

“好吧，让他进来。”陈叔宝挥了挥手。

“是！”祝顽应声后，走出山榭。

霎时，祝顽引着凤凰阁的大太监韩厚走进榭门。韩厚趁着悬挂的灯笼烛光，看到太子和他的三位妃妾坐在圆形石几前，急忙跨步，面向几位主子，屈身问候晚安。

陈叔宝命韩厚平身，并问道：

“韩厚！宫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殿下，小人只是受命于太子妃，请您急速回宫，太子妃有要事相告。”韩厚又一躬身禀道。

“好吧！祝顽，通知大家，马上回宫。”陈叔宝站起身来，挥手命道。

“是！”祝顽提起灯笼，应声领命，走出山榭。

韩厚亦提起灯笼，跟随祝顽身后，步出榭门。

陈叔宝、张丽华、龚良娣、孔氏等四位主子相继欠身，依次步出山榭。他们在宫女们的搀扶下，沿着台阶，一步一步地向金陵山脚下走去。

八十余盏火红的灯笼，又组成一条漫长的火龙，蜿蜒在御花园内，一直伸向园门……

归来途中，太子陈叔宝不住地思考着——

凤凰阁的大太监韩厚，是专门侍候太子妃沈婺华的，每天不离左右，宫内出现任何事情都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当向他询问宫中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却回避不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沈婺华派韩厚连夜到御花园催请，不会是因为限制他们游玩，更不会是因为跟张、龚、孔等几位妃妾们争宠，沈婺华的胸怀大度、高风亮节，朝廷后宫有口皆碑，她根本不会计较这些生活琐事，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太子妃有要事相告。”陈叔宝又围绕韩厚这句话，认真思索，分析判断……他忽然想起来了，是不是父皇的病体垂危？……想到这里，不禁周身打了个寒战，一种恐惧感涌上心头。如果是这等大事，韩厚当然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儿叙说了……

陈叔宝加快了脚步，很快走到队列的前头。

众人一看太子疾步快行，也都不敢懈怠，几乎是一溜儿小跑，紧紧地跟随。

踏出御花园大门之后，众人回到自己的宫舍休息去了。

张丽华、龚良娣、孔氏没去打扰太子，而是悄悄地返回阳春阁，去各自的寝宫睡觉了。

陈叔宝携大太监祝顽，跟随韩厚朝凤凰阁快步走去。

凤凰阁卧室内的烛光还在亮着。窗前，映出沈婺华来回踱步的身影。

韩厚先进入室内，向太子妃禀报了太子殿下驾到的消息。沈婺华停下玉足，让韩厚赶快请殿下进来。

陈叔宝命祝顽在卧室门外等候，自己跟随韩厚踏进太子妃的卧室。

沈婺华一见丈夫走进室内，急忙上前施拜请安，并请丈夫落座。韩